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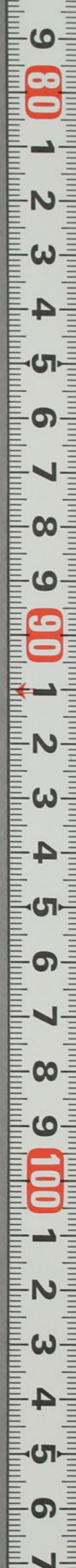
金石文叢稿本

武藏七

二十一

特別  
F10  
4622  
21

3



410  
4622  
21

磐溪文鈔卷下 十三

榕庵宇田川君墓表

大槻磐溪

黑川真道藏書



君諱榕。號榕庵。江戸人。作州侍醫。祖諱晉。號槐園。考諱璘。號榛齋。妣某氏。初大垣醫。江澤養樹。槐園入室弟子也。榛齋之贅於宇田氏。養樹與有力焉。榛齋亦無子。乃請養樹長男某為義子。即榕庵君也。君少好物產學。時米藥於山野。以徵其說。及長受洋學於馬場藪里。拆理精敏。夙有聲譽。每和蘭人入貢。君輒就客館。掌管代舌。應答如流。屢賞於蘭人。文政九年。幕府有命。譯洋書於司天臺。歲賜銀二十釵。天保四年。所著植學啓原刻成。七年。幕府獎多年翻譯之

武藏

功。賜月俸五口。十年舍密閑宗刻成。君半生精力。蓋  
耗於二書。而辨物之精。究理之微。裨益後學。不鮮矣。  
弘化三年六月廿二日。病沒於鍛冶橋之邸。年四十  
又九。葬於淺草誓願寺先塋之次。配足立氏。筱山醫  
員長馬之女也。無子。養大垣飯沼氏三子為嗣。名瀛。  
號興齋。亦克繼家學。興齋既除喪。來請銘君之墓。余  
曩有弔君墓八韻之詩。其可言者。既盡於此。乃係以  
代銘曰。種蘭復種蘭。如出自一根。香遠益清烈。薰風  
傳到孫。舍密閑其宗。植學啓其源。樹斯不朽業。聊報  
香祖恩。孝子況貞節。佩服志已存。俯仰可以瞑。脩短

寧足論。吾來弔新城。蕭條淺草原。悲風吹不斷。和淚  
薦蘋蘩。

金子子明墓碑銘

龜田綾瀨

弘化四年丁未冬十一月十一日。友人金子子明罹  
患而歿。年六十三。妻野原氏。與門生等議。遙致書於  
余曰。吾夫者音容俱亡。儀型不可復覩。妾以未亡之身。  
偷生寡居。思就瞑之語。肝腸欲裂。今小祥之期已近  
矣。幸得先生銘辭。光吾夫遺骸之藏。逝者有知。將不  
悼其沉沉沒於土中矣。噫。余與子明相識五十餘年。今  
已老矣。豈能一語足寫子明平生乎。然其交友皆先  
化去。而無一存者。則不可以已也。乃叙其姓名行事  
而銘之曰。子明諱晉。字子明。號竹香。井上氏。俗稱玖

右衛門。武州崎玉郡久喜驛人。父諱世亮。母關口氏。子明年未壯。奉公命出而繼。幸手驛金子邦保之家。子明為人才穎煥發。不欲與凡俦締交。勤學不懈。州閭無足與議者。卒從錦城先生及先考而遊。紬經替傳。啓迪微旨。故其發於文章也。言論高遠。務出於奇。非尋常淺識。輒矜持其所有者之可能及也。家亦饒於財。凡秘冊奇書。人之所不能者。不惜重貲而購致之。故架上所插。皆世之所希有者也。所造詣已深。乃挾其才與學。為山川奇詭秀麗之觀。雖遐陬僻遠之境。悠渺無人之處。必冒險窮奇。肆情跋涉而後止。故

敦純教

雲笈所藏。紀遊諸什。能使人心駭魄怯。若親窮其神。恠者焉。晚折抑豪舉。群居和暢。有執經請誨者。必諄諄敦諭。未嘗少有惰容也。暇則援筆為書。其初出入諸家。終篤信大王。常謂書法正傳。莫善於聖教序。而昧者不識也。故其尺幅短縑。人皆貴重之。其將沒也。召妻囑後事。援筆為絕命詞。溘然而逝。其妻能輯家事。無失奉遺囑而不墜云。銘曰。博洽之學。宜為人師。雲笈之文。山川炫奇。材可以達。用窮千時。窮達之際。維命之為。

池守潛夫墓碑銘

龜田綾瀨

亡友潛夫諱龍太田氏號秋水通稱儀右衛門世仕  
于豐前小倉侯潛夫經術深邃材用固足以見之事  
業也然天挺跌宕不喜徇俗行遂與俗忤學遂與時  
乖乃致祿而去時年三十六改氏曰池守從母氏也  
乃僦居市間垂帷授徒四方贄謁請誨者衆矣潛夫  
已無措材用於施設退而托之空言天也然其言之  
所垂如同易質義中庸斷孟子摘解等皆足以覺後  
學矣嘉永元年秋罹疾捐館實七月某日也享年七  
十一門人野呂俊與其族某等議葬諸本鄉丸山本

妙寺子院惠雲院之山。潛夫娶畑氏之女。先沒無嗣。  
嗟乎哀哉。乃系之以銘。銘曰。  
身否於時。衆所共慘。道亨身後。應無遺憾。

誠軒坪井先生墓碣銘

塩谷岩陰

先生諱信道。號誠軒。姓平氏。美濃池田人。系出于岐  
阜城主中納言織田公諱秀信。岐阜之滅。有坪井某  
者。抱主孤。逃竄池田脛永村。孤長。遂冒坪井為編。此  
先生其裔也。祖考諱光信。祖妣野原氏。考諱信之。妣  
堀部氏。信之有四男。伯仲為僧。叔承人後。季即先生。  
幼孤。伯曰淨界。身雖出家。志在興門。為擇師游學。督  
厲甚至。初就秦浪千尾倉成龍渚于江戸。既而出滄  
入鎮西山陽間。廣從鉅儒名醫游。後又來江戸。事津  
山藩宇田川榛齋。學西洋醫方。就市店。以導引為生。

窮甚。乾餒充食。晨昏一溢。嘗七日不餐。然廉介自厲。氣力不少撓。榛齋聞而音之。延居家塾。資以衣食。於是研覈愈精。學駸駸進。同輩僉以為不及。迨垂帷深。衆川。生徒麋集。乞治者日聚。年四十四。應荻侯辟為侍。醫。執職懇勤。深被寵賤。屢增俸至二百石。先生訓諸生。嚴而有恩。設規條以課之。善辭說以誘之。登門者前後數百人。成材甚多。視病者不以貧富為厚薄。無日不朝出宵歸。而譔著講說不倦。故弟子服其教而求治者懷其惠。翕然以大醫稱焉。先生雖以方伎成家。篤信洙泗道。百事主誠敬。善詩及筆札。有清才深。

識。時方有海警也。藩侯令講求禦寇策。於是精索夷情。博搜群策。於洋備亦有所裨。補云。嘉永元年十一月八日病沒。享齡五十有四。葬淺草誓願寺中。先生內剛外恭。治家肅。尤淳孝義。急人患難。母病時年甫十二。日詣神祠請禱者兼旬。祠距家可二里。不以風雨廢。追師省兄。東西來往。必迂路埽墳。連任買墓田以付焉。其純篤如此。取常藩青地林宗女。生三男三女。長信友。嗣家。次龜也。次信敬。養越中人佐渡良益。配以長女。以令監家。次女尚幼。信友服除。具其行實。來乞銘。銘曰。



秦西九萬里之遠。究其文以點漆之睛。華胃三百歲之久。顯其幽以賦世之名。其諸何由。惟敬惟誠。淺草之原。有珉繫貞。木蕭兮風颯颯。儼然來者先生之蕭靈耶。

江頭百詠 廿九

靜軒居士壽碣誌

寺門靜軒

適來者夫子之也。適去者夫子順也。其去未可知。其未莫非有也。事之成者。必有功於家於國於世。而大則可廟。小則可誌。物亦有用乎人。而後銘人。而無用矣。誌焉。靜軒居士老矣。漸將去乎。順友人恣本。子邦謂之曰。子貧困如此。願百歲之後。赦惟或不給。況碑碣。予今賻以一石。宜預自誌。居士拜曰。交義之厚。死有餘感。但得罪於國。而不孝於家。何誌之為。曰。罪與不孝。子之變也。誌於不可誌。亦復變耳。以變處變。曷不可。曰。敬奉教矣。乃誌曰。居士以寬政八年生子。

江戶有外家河合氏。幼怙特見背。既長不謹放縱。家道頓寒。始改志讀書。稍覺有所會。遂游四方。文政年間歸江戶。投舊主上書。入不報。慨然謂。今儒雖賤。挾書送生。庶幾不辱先人。褐衣以終。亦不負舊君也。乃僦宅下帷。遊稍集。及天保八年。以戲著嬰憲。不得復以儒立於立。於是髡髮毀形。不儒不佛。遂為無用之人。流移蜀但。席不得煖。今宜死。然未死。不知他年將轉何地溝壑也。且樹此存之于江戶。家譜曰。祖廣瀨長門守諱義本。係新田左中將五世孫。長門君正長三年入三井寺而終焉。其子諱義行。東下屬佐。

竹氏改氏寺門。世住水戶云。父諱勝春。母田中氏。生母河合氏。居士名良。字子溫。作文時年五十有四。嘉永二年也。

梅陰先生大里君碑銘

安井息軒

先生大里氏名龜次郎其先勢人父曰幸大夫州稱  
松村農夫之子也出嗣外父以走洋為業天明壬寅  
漕米於江戶至遠州洋遇颶檣折舵碎飄蕩八月至  
明年七月始望一島總達岸而船壞乃依島人而居  
是為北米幹利洲亞弭止伊杜加島地隸于俄羅斯  
居四年遂與島人如其都德、碌幸大夫有幹夏才  
久之能解蠻語粗諳鱗行畚具主召而見之頗被禮  
遇然歸思日熾堅請反本邦乃使其臣護送至蝦夷  
祢摸魯島實寬政壬子九月也初癸勢州同舟十七

人或死或苗得畝者僅三人而已而其一亦死於松  
前矣明年八月幸大夫与磯吉至江戸踰月文恭大  
君召見之吹土苑使侍臣問其所見聞称對称旨律  
漂到外蕃者禁錮終身於是賜家於一番街藥圃中  
月有所稍給娶某氏生一男一女男即先生也年甫  
十四出為一商家僮先生敏而貞勤於所職主翁視  
之猶子一日謂先生曰人不能無所游息棋画絲竹  
唯汝所毋先生大喜請暇日誦昏主翁奇之百方助  
之以成其志期滿畝家衣筐蕭然而有昏二車主翁  
又為貸金於人歲贈其息以報積年之勞自是益專

乃  
力於學博涉羣昏文政戊子幸大夫没官命出藥圃  
仍賜銀若干仍僦近小宮山氏廨舍而居聚徒教  
授以養其母着籍者前後數百人小宮山氏祿薄隸  
少有吏輒囑先生先生義不敢辭米塩瑣屑必為辨  
之小宮山氏從之後支錢穀若干以酬其勞焉先生  
狀兒魁梧望之若武夫劍客而恬淡朴实与物莫逆  
允復務從簡易其父既賤不識姓氏所出而家号大  
黑屋因以大黑氏為幼名龜次郎亦因而不改平居  
不御酒肉日止麥飯再次獨甚嗜昏稍有供養之餘  
輒買之積至數百笈人欲借誦欣然應之取不免散

逸其友愛之為篆梅陰昏屋四字以為藏書記或因  
稱梅陰先生嘗借一昏於友人疏昏名於刺以授將  
命者立庭待之或問其故曰得昏則足矣若而費了  
幾許言語又嘗約送其友五夜諸友益至而先生未  
未天將明皆出先生走自門側至曰予以二鼓來醉  
談方詳遂之下舍與僮僕語不知天將明也其所為  
往：類此以故有奇人之目杰至忠孝大節有凜然  
不可奪者焉初所夏高家翁歿沒嗣不良家道漸衰  
乾沒生翁所為先生貸若干金先生不以為意既而  
立有罪見逐主母了然償家盈室先生悼之為粥藏昏

生疑主

償其債又營居神田以終其身死則歲收掃其墳未  
嘗少怠焉母氏性嚴先生夏之唯謹恐納婦或失其  
歡終身不娶母常病藥餌不給乃典其所獲於蕃  
中奇器數夏以繼之既愈則多方營求完子母而疏  
之少有隱遁之志特以母故不能悠杰長往及為小  
官山氏所羈意尤厭之杰恐母氏憂無恒產電勉從  
之後母病將歿謂其所善平山媪曰我年踰七秩而  
矣龜二奉養無所不至死亦無憾焉獨憂我死之後其  
財無所散恐為強賊所剽如何因泫然泣下以是觀  
之先生所以夏其親豈易及焉哉先生學宗洛閩恒

曰方今學者各持門戶之見予雜學無殖恐賊夫人  
之子特授句說耳至弟子議論紛然益舉諸說而示  
之曰人各有心迨尔所毋其卑以自牧如此毋既歿  
將欲遂素志嘉永辛亥五月以病沒享年五十有五  
塋於本鄉奧安寺先室之側先生既不娠將以其甥  
為嗣先二年尔歿及易簀故舊門生相與經紀後夏  
又以其無後也謀建碑於江東長命寺令其妹為尼  
者守之以不朽先生徵銘於予予尤不文然先生之  
之從則在人何以文為於是乎不辭而銘之銘曰  
養其大者是為大人孝子維孝惟如其仁墨沱湯

百卉繡春有卓穹碑磨而不磷非石不磷是從之純

宮澤雲山碑

堀川濟

居士諱雉字神遊姓宮澤氏雲山其號武州秩父人  
始姓名達字上侯號細庵弱冠來江戸學詩於市河寬  
拔齋先生詩才俊拔尤長近躰著細庵百絕發芳藝林  
學成之後自更名號吟風哦月放情丘壑北信越西  
京棧跋涉殆遍焉衰老歸鄉嘉永五年壬子二月五  
日病卒年七十二有遺稿若干卷米葺翁憐其為奮  
詩人其居士之故友門人相謀收其故紙瘞諸墨水  
長命寺為建片石書題額屬余記其由將以存居士  
之名于久遠可謂篤誼矣嗚呼居士其形雖沒其名

不滅其命。雖窮其譽永終。

江戸堀川濟換

常陸萩原暈書

窪世針鐫

明治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寫

磐溪文集

齋藤子德墓表

大槻磐溪

齋藤子德亡矣。余聞其赴也。五內為裂。曰噫。斯人而至於斯。實文運之一阨也。吾豈獨為一人慟哉。方今海內宿儒老輩彫喪殆盡。而晚出後進。任斯文之責者誰耶。當是時。以子德之才之學。張壇坫。建旗幟。固足以一振頹風。而鼓舞文士之氣矣。而中道不終。可勝痛哭哉。抑余之與子德。生相愛。死相悲。如此之切。而使其半生鉛槧事業。徒委之遺篋中。則何以慰知己之心於幽冥耶。於是歷舉其撰著。以見平生之志。曰身陪隸大藩。安居暇食。而不可不知其所自。則有



藩祖實錄焉。故藝州之有大勳於國家。黃童皤叟。所皆知而誦。而為之家人者。安得不明白其忠赤之心。則有盡忠錄焉。上國之事。世多有錄焉者。獨東陬羣雄百戰與亡之迹。不可委之寒煙荒草。則有奧羽舊事焉。生為皇國泰平之民。而古昔帝王將相。正邪得失之際。最不可不講明。則有讀史贅議焉。學不可以不博也。游於藝。多識於鳥獸草木。皆聖教所不遺。則有蠢蠢傳。有佔畢餘音。而經史獨得之言。收之孟浪語焉。月宮告不之知。五星之為地球。孰辨其真。但內生斯域。域內五洲之事。不可不博考。則有蕃史。有

觚

洋觚。而英清近事。載之鴉片始末焉。凡是皆子德壯年游學中所撰述。而其富且備。既已如此。設使天假之年。以終其志業。攀藤東涯。而駕源白石。亦匪難也。若夫文集十有二卷。縱橫變化。體莫弗具焉。其為序記一百單八首。為論說六十九首。為傳讚書牘題跋。雜著一百三十六首。而詩并古今體。凡五百六十餘首。嗚呼。可謂雄偉不常之才矣。子德名馨。號竹堂齋。藤氏通稱順治。仙臺人。世仕宗室。湧谷主伊達氏。考諱某。母國井氏。子德幼而穎敏。其在仙臺。學於家平泉翁。翁屢稱其文才。及來江都。游蘭園。增島博士之

門博士亦深許其談博。遂入昌平。與一時名士文人。上下其議論。業大進。既而西游京攝友。崎陽。又探近郡諸名勝。則有報桑錄。鍼旨錄。游毛觀梅諸游記。烏。然是特其游覽餘事耳。弘化乙巳。歸省鄉里。整頓家事。以庚戌之春。携母及妻。穴戶氏。再來江都。下帷於下谷相生街。聚徒教授。名聲稍稍起。木藩聞之。方將擢為儒員。而不幸罹病。綿惛彌留。遂以嘉永壬子閏三月十一日下世。其病革也。自知不起。援筆題詩曰。阿母東迎百里程。晨昏齋志若為情。唯餘一事幸然慶。埋骨青山伴二兄。蓋子德有二兄。伯曰吉甫。年

二十四。仲曰公恕。年二十八。皆好學。客死茲土。而子德今年三十八矣。嗟乎命也夫。銘曰。地曰高輪。寺曰東禪。鬱々松柏。萬籟寂然。其首二兄。丘而高四尺者。子德之墳耶。

田井氏墓表

塩谷宕陰

田井婦人。諱元。桑名藩柳藏諱元陳季女。而中津藩  
瀨川至剛之妻也。美而才。善治家。家狹。視戶陰陽。審  
出入面勢。建壁樹。置板閣。以整頓器什。房厨間造。隋  
形扇。設機關。以冬夏伸縮。縮則引風。伸則禦寒。皆運  
意匠。授工人。尤巧裁縫。潔中饋。及洒掃。使至剛服新  
濯衣。對明窓。淨几。忘米監鍾釜之筭。以樂道。至剛少  
時佚蕩。被酒使氣。雖親朋莫能諫止之。自婦人歸。斷  
飲自檢。文行日新。蓋內助居多。嘉永六年四月廿四  
日病没。年三十三。客歲予亦喪偶。餘哀未忘。忽聞至

剛訃走而弔焉。相嚮而愴然。嗚呼。忖度至剛之情。誰有深于予者。則婦人之墓。非予而誰當銘。婦人生一男一女。皆幼。葬品川東海寺。銘曰。至剛之行。苟壞。則婦人之目。未得瞑也。至剛之文。滋新。則婦人之魂。尚有靈也。至剛而不朽乎。婦人之芳。千載偕馨。

淡雅雜著附末

淡雅大橋府君墓表

婿大橋正順拜撰

岳父淡雅君。以嘉永六年癸丑五月十七日。歿于江戶寓居。順與教中戮力。葬之城北谷中村天王寺之原。遵遺命也。頃者教中攬淚謂順曰。教中聞法禮矣。父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先考<sup>貞</sup>非常之資。不能試之經世之業。徒莫廢着。終身於市井間。然其立心制行。求之縉紳。學士。不可多得。而墓門之石。尚未有記之者。教中不仁之罪。是懼吾兄。盍泚華綜。核其梗槩。以紓宗黨之思。嗚呼。順弁陋不文。安足以不朽。岳父哉。雖然。岳父

謹冲退讓，必不欲謁辭鴻匠鉅家，以闡揚自己德業。况乎其平居宴私，無愧無作之實，莫如順之，熟知焉。則教中之言，亦不可辭避也。乃謹表其阡隴曰：君諱知良，字温卿，大槁氏，稱淡雅。晚又有東海亭軒等之号。初稱孝兵衛，後更良左衛門下毛國都賀郡栗官村人。其先出自藤原秀鄉，中世有諱廣信者，居大槁村，因以氏焉。世仕小山氏為將校。迨小山氏亡，轉徙不一。諱照重者，隱于栗官，終為農。實君八世之祖也。子孫蟬聯宗族，寔繁。至考英齋君諱知英，以刀圭為業，娶冢田氏生君。君幼端重，不為羣兒嬉。昕夕侍二

尊善承其驩心，鄉曲咸稱孝童。甫踰卅角，屹然有巨人之志。欲以醫與家，日祖迨夏估畢，而英齋君則欲

使君為賈託之親戚。菊池介介君介介君諱孝古，稱治右衛門，河內郡宇都宮高賈也。知君之器局不凡，酷愛重之。一日問君媿色婉容之外，汝以何者為孝？君應聲對曰：為良鑿，以躋斯氏於壽域，顯父母耀祖宗，如此耳。介介君益奇之，乃諄諄諭以父母之意。君固至性過人，已稔知二尊之不欲為鑿也。幡然轉其志，遂從介介君學。白圭計然之術，然猶不能絕情於讀書畫則，特牙籌推子母，夜則攤帙弄筆翰，篝燈熒

熒達丙夜不息人或議其無益於高而今君則喜甚竟以其女妻君更投資橐使開墾於江戶君明年二十有六文化甲戌正月也乃襲菊池氏先志稱佐野屋長四郎未幾居于元濱巷售繒帛為業僮僕僅四人彈力精思拮据不少態其取鬻于世賈人異揆主忠信不欺以與眾共利為度是以不屑屑爭錙銖而四方皈之者如鳥雀投林歷二十年賞產隆然大拓卒成萬金之富僮指百餘口中厨終日不停爨都下數巨高者往往屈指於君云先是二尊在栗宮君一衣食輒念之不釋擇新而取者亟郵致之二尊未

食且御弗敢先也家道寢盛則取取迎二尊於都左右承順捧觴具饌愉愉懌懌殆如孺子狀二尊出遊君必捨百步送之扶持提掖不頃刻離側唯以得其悅為樂獨今君蚤歿不一日饗君之供養君每言及之未嘗不泫泫濡襟也及二尊捐館舍哀愴過節附身附棺誠信備至觀者莫不感動其純孝如此君為人廣穎豐頤唇厚及寸軀幹不偉而風格可仰性渾厚溫潤翦撤厓幅於物無抵無貴賤少長煦煦親愛而容之是以雖粗鄙暴悍者一再相見未有不薰然而心醉焉其與人談肺腸如直繩可一引而盡也

潤

人所顧瞻回護不欲出諸口者君輒舉以告人人之  
分町畦設城府者視之一哂而已問以世俗梳栻更  
茫然似不別白黑至論成敗得失判曲直正邪則及  
覆推明如倒囊出物愈出而愈不可窮聞人之善中  
心悅懌極力播揚津津樂道之雖未藝微長一一手  
錄靡遺焉其不善必隱而不言有以實叩者則日經  
目之更猶有未真况捉影捕風者吾敢信乎平居處  
小更熟思不苟若有所遲疑低徊故不識者或目君  
迂踈而大更起於前衆人愕眙不敢矣一語者君片  
言立決之然即之溫溫然毫不見有峻厉之色於是

癸

人皆歎以為不及也其治家閨門內外肅穆雍熙而  
諸更具有條理僮奴有過失未曾加叱咤降色柔聲  
懇懇誘掖使其感莞省悟見人家庭乖違惻然動情  
不能自止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優游不倦  
必敏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即馬  
夫輻卒亦知歡喜崇敬而君則偃倭恭遜如無能者  
烏生平自奉極儉素飯麥茹蔬一衣浣濯數四補綴  
繼橫而尚未斲至見人之困厄窮乏則如痼瘵之在  
已賑卹極濟不遺餘力凡欲就師學而無游資者婚  
喪不能具禮者治生苦無本業者君必出賞佐之於

極

療是遠迹聞君之高誼，飢待而食，疾待而療，死待而殮，  
悵孤待而舉者，日仰給於君，而君怡然應之，略無驚悵。  
意人人得所望，以去。天保中，關東大饑，君乃傾囷粟，  
夜、設糜粥於路，以哺餓人。又數使奴垂暗投錢穀  
于貧戶，其於粟、官、宇、都、宮、亦皆如此。全活以千數。粟  
宮在小山間，間田二驛之間，每歲助其徭役，所費不  
貲。富者日貧，貧者逃亡，而莫之或放。君為出幣若干，  
付之二驛，稱貸收息，以給駟傳，永使闔村免助役。更  
与里正大槁，廣幸，設定贖赦法，戶書其口，口計其食，  
而分調之。歲所捐約七百餘緡，釜魚而甑塵者，賴以

舉火，無慮數十百家，無復逋租離散之患。君之好行  
善，而其用意与俗異。大率此類也。君嗜蔬，昏如飢渴，  
雖夏務紛廡之際，未嘗釋卷。聞市肆有每昏必購置  
之坐側，每少暇，延儒會友，講習不輟。旦賓禮寒，素有  
操行者，常館之於家，使子弟僮僕皆就學。嗚呼！之聲  
終日如蜩蟬。君收點視其勤惰，欣然以娛焉。其昏法  
亦甚工，博臨摹古帖，更參之名人真跡，遂成一家。行  
艸皆通勁沈著，而艸骨尤妙。雖日用應酬，昏荒潦草，  
不經意者，字字有姿態。又深受古昏畫，長於賞鑒。其  
所藏，元明以下二百餘軸，頗多妙蹟。遇良辰美景，



輒邀客設聽，展觀。呂評陶然自適，不復知身之在紅塵中也。於是世人徃徃稱君以風流，毋復至此之昏。画者流是所謂以毛骨相馬，而不知神駿之氣調服之良者。豈足与論君哉？君常語家人曰：吾侪卑賤，無力可以及人。第一日間行絕件方便，更說絕句正經話，即是功德矣。古人言：勿以善小而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此語不可不昏諸紳。又曰：吾立世數十年，無一念不可對天，無一妄或敢欺人。噫！君之所期与所造，此可以窺其崖略也。嘉永辛亥七月，君偶患眩暈，自後收作之止，在再二年，至癸丑，歿。發浮腫，百藥無

効，終屬纏於正寢。距生寃政己酉七月廿八日，享年六十有五。聞者咸歎曰：君嘗脫我于難，或曰：君嘗燬我負券，或又曰：徃歲大侵，君活我，我之之死也。微君無以殯，乃又相顧益哀。及葬，會送者殆六十人，其為衆所愛敬如此。所著有保福秘訣，富貴自在，其他小品數種，皆藏于家。配菊池氏，生一男二女，男即教中，襲業。長女適宇都官菊池孝光，次女則順之妻也。嗟乎！順嘗觀軌近之張高，蓋盛驕逆者，率皆貪憚，伎忍，措克以自奉，而其擁厚賞，踴素封者，亦淫蕩驕奢，不患鮮鯁寡，無恠於世道日非也。君獨以取藿癸家

極肥梳撒揭之勞，而其所得唯用之扶危振窘尊賢  
養老間，豈非太史公所謂毋行其德者邪？况乎其宅  
心以誠，持躬以敬，不觀雜劇，不聽鄭聲，不出輕佻刻  
古薄之言，藹然飲人以和者，不愧於古之王彥方、陳太  
邱諸子，則謂之曠世偉人，孰為溢美哉？順乃不粉飾  
一語，直排纘其寔，以鏡之珉石，俾後之徘徊瞻拜者，  
儼知君之懿行，而迴其儼薄，以勉為忠厚者，其亦在斯  
也。夫其亦在斯也夫。

明治六年六月十日依渥美三軒藏本寫之

牧山樓文鈔卷下 三十一

馬陵荒木先生墓誌

佐藤牧山 名楚材

始余登仕，每說昏殿中有一老人，鬚髮皓白，危坐悚  
能，心竊異之，問之於人，於是始相識，遂相善。今茲仲  
夏，先生易箴，其弟子來徵余誌，余不敢辭，乃按狀而  
叙述之。先生諱忠榮，字申稱，五助，馬陵其號也。荒木  
其氏也，系出藤原朝臣秀鄉，丹波波多野氏之族。始  
祖諱瀨，稱荒木大藏大輔，從攝屬池田勝政，其子義  
村，提封二千貫，有三子：長村重次、村氏、李忠重。忠重  
從甲仕武田氏，其子忠利，又從乘名，為古田氏臣。大  
阪之役，有戰功，後古田氏國除，彥根侯素聞其名，招

擢  
之以為鍔砲奉行自後世、仕在侯家、至父忠侯始  
從、任尾張為騎職、先生少承、後以善騎擢拜騎職、益  
有能名、累遷、徙士頭格、以年老勤勞、許服紅裏、為番  
頭格、凡歷夏六公、在職七十餘年、年始耄期、矍鑠不  
衰、卒于官、初先生肄騎、年甫九歲、術藝日進、水湧山  
出、十五六奮然欲以騎振於世、刻苦磨淬、往、寢食  
為之廢、嘗聞陸奧之土馬之可產、驪黃雪布、便於習  
騎、將千里裹糧以往、大講其藝、藝成誠善、不成則不  
生、還會有公、夏不果、後公既有馬、曰斜陽悍馬也、萬  
方不可騎、於是先生日夜沉忠、甚所以騎之者、久之

忽夢見一人、自稱大坪道禪、謂曰、亘云、明旦如言  
騎之、則怙、然、獵、然、曰、徐曰、急、唯意所適、然先生  
至慎、以為說夢、嫌怪、不敢語人、獨竊告其師、大泉英  
澄、英澄聞而異之、乃悉授其祕訣、先生常語門人曰、  
余自少至老、念、在馬、手如有靶、足如在鐙、不獨馬  
上、耽、雖閑步坐睡、亦騎也、故屐齒雖利、不斜、銳也、及  
其疾病、雙手犹作執靶狀、蓋其專精過絕於人、故其  
造詣亦過絕於人、往者明公、耽有駿馬、名玉擣、雖有  
騎者、莫能展其驥足、於是命先生騎之、先生耽年六  
十有餘、據鞍一喝、忽乎迅逝、犹風雨驟至、而雷電與

之先後公稱善令圖畫其形狀以藏祕府先是天明  
中大泉英澄騎名馬早渡耽稱絕藝圖亦在祕府後  
數十年有先生至今二騎圖並傳云其巧妙於騎大  
抵類此先生娶牛田氏有賢行男女七人男忠啟及  
乙先卒以澁谷信之三男忠順為嗣能家藝今為騎  
職先生被服必整音吐款、有序日課門人申明騎  
法雖暑燥金寒折膠疊、不已迨其燕間然香默坐  
憑几滄茗倚無雜爰昔或典方外故人往來歌詠以  
相娛別自號乘禪所著有騎說一卷及門之士千有  
餘人後高足弟子相與刻石以謀不朽墓在江都城

西地曰四谷院曰愛染毋崇松蒼即其處也其生之  
歲寶曆之十一年其卒之日嘉永六年五月三日也  
得年九十又三嗚呼生也有涯先生已矣雖然其不  
隨世磨滅者猶耿、而在嘉永六年秋七月尾張侍  
說講佐藤楚材文

岩陰存稿卷八 九

喜多見子正墓碣

塩谷岩陰

甚矣天之嗇於才也。圓首橫目。蝟然而動。泚然而澌者。比戶舉是。而曰材曰德者。蓋千百無一二。或有矣。為之父師者。為之宗族朋友者。莫不庶幾其長生久視。以益于世。而忽焉淪謝。非天之嗇於才。而何。若喜多見子。正是已。哀夫。子正名禎。父曰尾臺逸士。超母河本氏。年十三。為松山侍醫。喜多見。溫元。粟養子。性徽柔溫靖。事親親悅之。接友友愛之。其於學。天資篤好。毫不假督責。從予三年。自非疾病事故。無一日無踪于吾庭。予嘗為子弟著一書。以誘之。中舉先儒四

明治十六年七月六日寫

到語及五間戒。士正深服膺之。所云間言語間出入  
間涉獵。及接間人與間事者。未嘗見之。其無間思慮  
者可知。至讀書。勿論心到眼到口到。其筆到者。史抄  
如千卷。雜抄如千卷。詩文稿如千卷。經說則錄箋疏  
若師說者數萬言。可謂勤矣。嘉永七年五月八日。罹  
脚疾而死。年僅十六。葬芝鄉法音寺。銘曰。  
春風紫檀。鸞鷁遊翔。奈何天災而火燔。夜月玉欄。桂  
蓋竒芬。奚為雨摧而風顛。蒼烟咽山。鶴唳在天。噫嘻  
已矣。從爾祖考爾祖妣于九泉乎。

格離翁龍見君墓碑銘并序

播磨大塚 遜 撰

武藏左潤書并篆額

格離翁諱軌。潭俗稱喜八。族號見。蓋出於村上氏云。  
其先尾張人。父諱軌林。方多。父母令之入寺。將以為  
僧。不肯焉。閑宿侍從。久世。侯典其師善道。詣寺乞携  
歸。勸令仕。遂委質焉。食祿百石。娶小野田氏。生子女  
三人。翁者其季。而別食祿粟。給夏候。左右有竈。寬延  
四年。有故辭仕。明年十九。家於都下。翁質直。剛毅。深  
於義行。既罷官。誓不再筮。性嗜武夏。尤精於刀槍。馭

術恒以此與士大夫法未六年移住北郊板橋里居  
數歲聞舊君喪慨然正服南向慟哭自為髡髮号格  
離翁自是不與人事唯與親朋圍棋詠歌優游度日  
又喜植花貴人或遊其家乞折一枝翁正色拒之曰  
未奠舊君不敢遺人也其執義不徇倍如此翁以享  
保六年正月朔而生以寬政八年十一月朔而歿疾  
僅四日先疾之數日有白帝三番卷束若贈遺然飄  
落於家蓋其居臨驛道家入皆謂是行旅所遺而翁  
獨不以為然意如有所默受焉顧呼筆硯自書其幅  
且倩人寫肖像既歿家人始悟其自知死期矣且死

遺言諸子家法一從儻書且以所佩裝刀藏於家令  
子孫知家世為士族尚以廉潔越翌日葬於下谷長  
國寺先人之兆域禮也翁娶榎本氏生子女四人長  
軌信次軌正女一遠田邊氏一遠柳原氏皆有子女  
軌信等既喪事相謀曰先考平生執義不易以終於  
草野今雖從先塋然歿而近城市非其志也迺埋所  
遺苗鬚髮及衣一襲於終焉之地以立石庶幾生已  
樂焉死亦安焉且令其所善佐藤忠請辭於遜遜已  
□狀乃嘆曰嗚呼當今有是人乎哉抑翁也質直每  
義者歛直故能果義故有守比之朝納祿夕載質汲

汲乎仕進者遠甚矣、而不特此、乃知家訓之有意、能  
令軌信等成其志矣、軌信等其能察焉、則是又貽課  
於後、令子孫長不離其側、庶幾乎無有他從之心也、  
遜又不忍使若人湮沒不傳於世、唯屹然片石刻其  
其姓名而已、遂序而銘之、銘曰、  
居則農、仕則士、人之在世、若是而已、  
寬政十一年歲次己未七月

孝子軌信

明治十九年五月廿一日午前寫

本門寺壽量品碑陰

山田小霞

華<sup>一行</sup>十歲失怙、与母居、居常戒華曰、兒勗哉、而父固善本  
業矣、併又多能好書、工隸、且修法華、自號行者、曾書法  
華經壽量品偈一篇、更草者數次、欲待其適意、刻碑以  
建之池上、本門寺焉、其志不果、以殂、其草尚存、兒長則  
亘<sup>四行</sup>繼其意也、乃出以示之、華時雖了髻、悲慘如搗、涕橫  
不禁、稍<sup>五行</sup>成立、就人學隸、得先人髣髴、今齒已壯、乃書  
壽量之偈、日一紙、自丁丑至癸未、凡七<sup>六行</sup>暮、所學數十百  
張、因取其適意者、上之貞石、乃建之本門寺矣、願喪父  
既<sup>七行</sup>廿年、母亦今亡、吁嗟哀哉、華此拳、不但繼父志、亦服



母氏慈訓併資其冥福也。傳云孝者善繼父之志善述父之事者也。革豈敢哉。

革謹識

洋、社談第五号 号

義所鳥山君墓誌銘

那珂通高

義所鳥山君歿。吉田矩方自長門囑其親姻。未  
謁曰。君之名節赫在天下者。固不待吾輩表襮  
也。願吾之與子同受知於君。而非文辭以傳載  
之。則何足以慰吾輩思哉。然吾也。廢斥禁錮。嚴  
與世絕。則誌銘之任。舍子誰望。予曰。諾。君諱景  
清。稱新三郎。義所其號。安房人。其先遠出於八  
幡源公。元弘建武際。從新田氏。忠武世。聲後輔  
里見氏。里見氏滅。降在民間。君幼閱家系。嘆曰。  
吾亦為名族之裔。奈何老於此。乃負笈遊江都。

沒一堂東條先生學。又受兵法環龜加藤翁。常  
曰。學不造。敗勢則雖多。亦猶廢券已。遂以其所  
得。下帷桶坊。年甫二十八矣。嘉永癸丑夏六月。  
米利堅兵艦俄至。相摸海內騷然。一敗激昂。慷  
慨自喜者。悉未集都下。聞君風。皆莫不願一見。  
其面聽其議論。日夜未往不絕。而予與矩方先  
在焉。攘臂竦身。辨難推擊。與之相上下。而君則  
退然不動。声色於其間。一夜客去。雞方鳴。君乃  
起曰。吾今則可以語矣。更燒燭默坐。以著畫爐  
灰。揣摩摘抉。陳敗不可維。方泣。予亦泣。君笑曰。

徒泣何為。世間無復有橫楫中流之人乎。因相  
顧大笑。不知晨氣。臘。自燭下起也。未幾。予遇  
故北去。矩方猶苗。與君益求其急於敗者。甲寅  
春。米利堅兵艦復來。矩方以為先夏候情。莫如  
付彼艦。以游彼地也。欲決意趨之。君固止。以國  
有常刑。而碩望之際。其艦去泊伊豆矣。矩方意  
益銳。君泣曰。吾他日必收子首於國門外。德惠  
遣之。及矩方就捕。君亦坐蒙譴責。於是前敗與  
矩方相未往者。皆歛氣。屏息。沓絕影響。而君及  
二三親友。竊相措辨。以資矩方於獄。矩方因得

免其苛責焉。有人謂矩方狂者。君乃掉頭面。亮  
赤曰。豈豈兩銳哉。深於謀國者。計身必拙。誰居  
當今能若矩方狂者。是以其對吏。亦從容辨拆。  
務益其吏情。及矩方案定。君移幽于溝口。氏郎  
舍。數旬。豈乃叙。當是時。鳥山新三郎之名噪于  
天下。後二歲。予又未訪君。君既罹疾。咯。然嘔  
血。見予。至喜。曰。子猶有意於此乎。吾則已矣。言  
益悲憤。予恐其過激。長疾。勸以攝養。君仰屋嘆  
曰。死而得葬乎。平。敗。不。亦。幸。乎。遂。以。安。政。丙。辰  
秋七月二十九日。歿。年三十八。未娶。予經紀。合

歛。葬。之。于。駒。籠。吉。祥。寺。父。曰。某。健。在。鄉。母。某。氏。  
先君一歲歿。君疾漸劇。猶力服菽。誓不近  
酒肉。著有國喪議一卷。房海私策二卷。素梓兵  
賦一卷。節制略二卷。皆在其謹中所撰者。君修  
幹眇一目。性狷介。少語言。然談涉政務。則娓娓  
不倦。必極其蘊而止。常曰。人誰非王臣。吾特傷  
我祖不得志於當。其敢自任以天下之重者。  
為此嗚呼。呼。呼。矩方亦嘗以此自期者。今矩方  
雖。豈。不。成。而。至。于。不。負。其。乎。生。則。在。焉。予。也。志  
差。豈。跌。生。死。兩。先。其。敗。視。矩。方。猶。且。愧。之。況。於

下字疑  
予字誤

誌君乎。雖然。矩方之志也。乃係以銘曰。  
北郊之寺。爰闢榛莽。安君柩車。淚下如雨。虜艦  
始來。于彼相浦。赴武臣。誰克禦侮。君獨何心。  
謀世良苦。糾集豪徒。萬桎益努。惟取不利。獲罪  
幕府。抱怨以逝。于國何補。雖乃無補。君且勿怒。  
南顧海氛。漠塞天宇。數畝北域。猶是王土。

以唐李善子六月丁亥寫碑

鶴梁文鈔卷六

烈士喜劍碑

林鶴梁名長孺

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  
祿中。赤穗國除。大石良雄去任京師。時物論蓋之。  
言其有復讐之志。良雄患之。故假歌舞遊行以滅  
人口。一日遊島原妓館。會喜劍亦來遊焉。喜劍素  
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虛。及聞其遊蕩不  
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  
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  
無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  
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為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

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鬻于脚指  
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欲指頭餘  
瀝時良雄啞々之笑聲與喜劍叱々之罵聲喧然  
聞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穗人報  
讐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  
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  
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  
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  
皆罪吁余死矣於是托病歸國公私了事復來江  
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

賜死葬之江戶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曰我當面  
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  
其墓側夫喜劍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  
義舉中之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  
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其奇節可謂不恥古之  
俠者矣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談忠臣烈士事  
惜々不離口嘗憾喜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之知  
也欲別建一石于泉岳寺畧紀事蹟以示後人乃  
齎費金若干來徵文于余々時年方二十七八未  
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

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事  
在萬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踰六秩。余亦五十  
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為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  
債。嗟乎。喜劍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亦奇矣。獨恨  
余文不奇耳。

明治五年二月廿一夜校

般石溪文抄二集 四十一

小西翁墓銘

大槻磐溪

眉壽。人誰不願哉。然而七十既稱古稀。何況耄期之  
壽乎。如吾小西翁身。過八旬而妻七十。子孫繩繩。一  
家有三夫婦者。蓋絕無而僅有者。可不歎羨哉。抑翁  
有何功德。而得此鴻福耶。豈其祖先積善餘慶。至乎  
此歟。將翁勤儉慈仁之德。恩及家庭者。以致之歟。猗  
與偉矣。先是文化丁卯之歲。大川橋成。官為募夫  
婦雙壽者。使先渡以祝之。當此之時。翁父當雄八十  
三。妻松本氏六十二。實應其選而渡之。安政二年十  
一月。兩國橋成。翁與配山部氏復奉。官命先渡之。

兩世壽考。前後輝映。擢名於雄都大橋之上。洵為古  
今榮舉。越十二月。官賞賜翁夫婦。以銅錢各若干。  
貫。四年五月。南尹池田播州君。召見翁於便室。賜描  
金羽裳。盃以祝其壽。更書松齡二字。寵之。抑亦可謂  
榮矣。閏五月。病僅數日。奄然而逝。實其二十六日也。  
壽八十又六。葬深川雲光院。翁本姓山内氏。諱正房。  
字一翁。攝州河邊郡人。幼仕伊丹造酒家。小西氏勤  
慎不懈。既來江戶。當雄受其篤實。養以為子。遂襲稱  
小西總兵衛。山内氏生一男。名思順。孫名思恭。皆能  
遵守家法。不墜其業。銘曰。

一翁得一。齡踰九九。醇粹之德。其人其酒。壽海之美。  
為君家有。嗚乎一翁。死而不朽。

宕陰存稿卷九

故大學頭文毅林公墓表 塩谷宕陰

安政六年九月十七日。故大學頭文毅林公即世。嗣君祭酒公囑昌平學講官安積良齋墓表稿未完而良齋沒。於是改命世弘。世弘以不敏固辭不得命。乃據其行實而叙之。曰。公諱輝。字弼中。小字輝之助。後右近。又式部。大內記快烈公諱衡之第六子也。妣側室前原氏。文化四年。為支族宇兵衛諱信隆後。幼而穎悟。好讀書。從佐藤一齋松崎慊堂游。業駁駁進。文政六年四月。請拜日光闕宮。適快烈公奉命。騰寫闕宮寶策。請令公贊其事。七年十二月。除書物奉行。天



保九年十一月遷二九留守居兼知昌平學事十二月除布衣十三年承旨說經便殿後復進講者再十四年四月遷先手頭兼學職如故弘化四年十二月晉西城留守居叙從五位下稱式部少輔仍兼學職嘉永六年宗家昭肅公卒無子特旨入承其後改稱大學頭班亞小姓番頭依例歲賜三百金安政元年正月彌利堅國使抵浦河偕對馬守井戶覺弘美作守伊澤政義等往會于金川四月使節復抵下田公復往接四年彌利堅領事官來居下田者請入朝陳事事為創典議定朝見儀公又與焉當是時洋夷強

梁規威劫逞欲廷議在文以緩之機宜一失變起眉睫公外審夷情內與大臣覈論詳議焦思盡瘁罔有寧日九月褒積勞進班亞大城留守居十二月奉命使

京師又如浪華巡視沿海要害復反于京明年三月竣事復命公起身秘書局從支族入繼本宗經歷文武諸曹會時有夷患致身竭節以禦侮為已任精神爽俊臨機能斷與執政議事披瀝丹忱不作媵嬰態晚節事殷而手未嘗釋卷資造益深屢侍講溫恭大君及今大君官修系譜實記史料地誌沿革等書皆

為總裁。定其體例。選局中吏胥。因其所長。分屬之。書成進呈。每加賞賚。每大君續紙。修祖宗令甲。以領諸侯。又賜封地。置章。朝鮮進聘使事。雖屬常奠。皆國家大事。例以執政總之。林氏參預其議。嘉永安政。繼統之初。公皆掌之。如先朝故事。我文敏公。以文學開家。世為儒宗。每有朝廷大議。典章制令之興創。罷革靡弗與聞。雖官在冑監。職猶內相。至快烈公。祖基加隆。公方且繼紹恢張。而年未耄耄。遽捐館舍。嗚呼惜哉。公歷事四朝。居官三十六年。小心寅畏。未嘗有過失。有所命。勇赴畢精。每竣一事。厚蒙獎賞。前後恩賜不

贊。及疾革。大君遣中使。賚書問訊。眷注之篤。終始弗渝。可謂哀榮兼至。家聲滋光矣。距生寬政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享齡六十。葬於牛籠先塋之次。謚曰文毅。元配堀氏。生一男一女。男曰晃。後支家。稱圖書頭。今為西城留守。居兼學職。女大繼室津田氏。生五男四女。曰芳賀次郎。大曰昇。今祭酒。公曰果。繼池田某。曰晟。繼伊丹氏。曰昱。大長女適河野通久。次適池田政義。政義沒。再適京極高朗。次適近藤用和。次適津田正信。又養池田長溥女。嫁竹木正雄。公為人剛毅而寬洪。其接物。不設畛域。溫厲從其人而應之。如

有劑量。僚吏積勞者。士子才學可進用者。極力推轂。不得所請弗措。舊制科場三歲一試。後寢弛。改為五年。公復舊典。鉤考青衿。精苦者有賞。由是生負歲進。自侯伯至士庶。執贄者亦不可勝數。平居無他嗜好。池官暇。逍遙園地。或吟風月。或弄絲竹。悠然自適。有文詩若干卷。世弘雖列門籍之末。官途空憊。不得屢奉公之警歎。加以學術淺陋。文辭枯澁。於其言行德業。不能有顯揚萬分之一也。

賴三樹詩碑

排雲手欲掃秋熒。失脚墮來江戶城。井底痴蛙過憂慮。天邊大月自高明。身從湯鑊家無信。夢斬鯨鯢劍有聲。風雨他年苔石面。誰題日本古狂生。

金輪寺僧唱蟾師。予兄弟方外友也。頃為亡弟立此碣。使予書其絕命詩。予感師厚誼。乃應囑而書。賴復。

女瑟墓誌銘

林鶴梁 名長孺

余奉職遠州、舉二女子、冀其及成立得歸、室家和諧也、名之以琴與瑟、後携歸江戶、瑟聰慧能事兄、順親、最與琴睦、甫五歲、頗誦詩賦、一朝罹病、遂不起、時文久紀元七月三日也、人靡弗為之揮淚、而琴哭之最悲、余也哀其未張之絃、先斷矣、為之銘曰、維瑟之材、厥質維堅、瑟之未張、先斷、厥絃、嗚呼哀哉、松柏擁墓、其音鏗然、父林長孺、母中井氏、葬于江戶溜池澄泉寺之域、從先壠也、浮屠氏追號曰善照院、覺道妙玄云、

因幡支封故左衛門佐莊敏松平公墓碑銘

文久二年壬戌八月廿四日。因幡支封左衛門佐松平公即世。先卒數月。召執政臣謂之曰。幕朝變祖法。新與夷蠻和親。聞游士橫議。徃徃集於

京師。有所竊奏。天下其或將大動乎。顧者吾有大夫人暨大淑夫人在焉。宜先奉安諸封邑。一意修勅戎備也。群臣聘昭曰。方今昌平無事。君雖淵乎謨猷。亦何憂世之迫也。公曰不然。因攤一書示之。即明宋應昌策海防。韓李珥論養兵備不虞者。迺曰。先則制人。後則制於人。於是馳使請事宗藩。蓋謀奉安二夫人。

及修武備也。中將公歎曰：何見事之捷也。盡允其所請，使促歸報，未復命而公卒矣。既而

天子降

詔曰：夷虜猖獗，宜速攘之。幕朝亦令諸侯移室家其封邑。於是郡臣復驚曰：吾公神明知機何其瞭也。嗚呼！公聰睿如此，而年僅二十以沒，哀哉！嗣公內匠頭君修其行實，使余銘之。再四固辭，弗得命，乃據其狀而撮其要曰：公諱清緝，字子熙，少名為之助。後改鞞，負本池田氏源姓。生父諱仲諤，號勝齋。為因幡支封侯攝津守諱仲雅公族。妣某氏。天保十四年癸卯閏

九月十一日，生于江戶廣尾邸。安政五年八月六日，因幡支封侯淡路守諱清直卒，無子。群臣請公為嗣。襲封，叙從五位下，稱左衛門佐。明年初就封。其明年為駿府加番。公幼而聰慧，六七歲，威儀應答，不異成人。能賦和歌，有風人之情。及長，好學，每晨鷄鳴起，讀書，嚴立課程。雖祁寒盛暑，不少改。間輒與侍臣論辨。古人賢否，政治得失，奉身儉樸，自非王事及外交，未嘗服繒帛。旁演習武技，謂學者所以學文武也。士大夫不可不兼修。於是建豐江戶邸，以鼓動士氣，闡藩風靡。至則養走卒，亦自知勉勵。公為

人高顯軒眉望之深沈有威風而天資微溫懿恭愛物好求諫爭數諭群臣論事毋諱有諫者輒大喜素有杯觴量然能節飲未嘗張宴一夕與侍御談及書酒誥時親臣有沈酗者因召其官長詰之曰彼亦人之子善規之勿使損性其適駿府有陪隸途病者公聞之憫然墮淚召醫師調劑以與之勝齋君之沒也訃至公大慟哭食不下咽者三日居喪盡禮哀慕感動左右其至性如此中將公者水戶烈公之第五子也有賢明稱甚愛公視猶子每相來往對案講書或時並轡調馬嘗閱兵中將公躬親為擐其甲又牽所

愛駿馬以與焉壬戌歲麻疹大行公時罹患左右危懼公曰死生有命恒懼何為枕上手兵書籌圖海防弗輟病日篤夫人侍坐公顧視去之謂近臣曰吾不欲死於婦人之手也遺命立弟德風為嗣即內匠君也中將公聞訃哭曰惜哉社稷之不幸也公平生排佛先屬纊數日語侍者曰吾死勿用釋氏號宜題墓曰故左衛門佐朝散大夫朝臣源葺廼呼筆硯手自大書以付之既斂群臣議曰葺者公諱之歸納字以題墓即與題諱同雖君有命其奈臣子之不忍何事固有違命而合於禮者焉請奉謚曰莊敏公議乃定

於是其年十一月廿一日。葬諸半島弘福寺先塋之次。題碑曰。因幡支封故左衛門佐莊敏松平公之墓。昌平學儒官江門鹽谷世弘為之銘。詞曰。

昔芳烈公。

崛起黃薇。

陶文鑄武。

仁煦義廟。

橐籥攸鼓。

從本延支。

爰莊敏公。

遐同心期。

鷄鳴而起。

銳意圖治。

方將張網。

興頽振墮。

贏財訓士。

洗海遯夷。

規模宏濶。

經緝有宜。

乃恭乃儉。

乃設乃施。

自家而邦。

身惟為師。

假以年紀。

庶績厥熙。

奈何蒼天。

奄降厲威。

臣子黎烝。

疇弗悵咨。

繼紹遺緒。

俾千秋垂。

新見君夫人柳澤氏墓誌銘

塩谷篋山名誠

夫人姓柳澤氏。諱金子。彈正少弼柳澤君之女。而相摸守新見君之室也。幼養新見氏。早喪姑氏。為祖母所教育。故其事之一如所生。起居必扶。定省必慎。其治中饋。儉而不薄。精而不侈。縫紉補綴。皆手為之。不委婢妾。性善病。不敢一日就枕。窮年鞅掌。終日乎閨門之內。方相州君之事科舉也。酷暑如燬。蚊喙如鍼。夫人揮篋煮茗。侍坐達旦。未嘗交睫。以其常侍讀書。經史子集畧記其名。綱常倫理之義。自然默識。雖由



薰陶其敏且靜可知也。平素無他好樂。惟希獲一男子與良人之先顯焉耳。然而相州君纔進一級。未能展驥足。躬亦吉夢有兆。而分婉不育。遂沒產室。年二十四。文久二年九月廿六日也。嗚呼天假之以中壽。相州君應顯達得志。夫人亦更胎幾兒。未知也。而可生女殤。生男不育。悲夫。距其合卺僅八年云。銘曰。孰日短折。其德惟香。孰日無子。其門惟昌。春秋享祀。潔染膏梁。死而有知。奚復悲傷。

如不及齋文集卷下未附

天山藤森先生墓表

門人吉備川田剛拜撰

安政戊午。黨人獄興。自公卿大夫。以迄士庶。人株連蔓延。獲罪者數十百人。而吾天山先生與焉。當是時。權臣專政。忌正議者。寇讎不啻。以先生一代名儒。言論文章。足鼓動人心。為其所惡尤甚。酷吏承風。鍛鍊羅織。欲處以重刑。而事無絲毫實。乃指摘言語。為誹謗時政。以逐之。居數年。權臣斃。黨禁弛。先生特赦歸。卧病於家。人皆謂進用有日。而遂不起。悲夫。先生諱大雅。字淳風。姓藤森氏。通稱恭助。號弘庵。晚更天山。江戶人。其先出自信州。諏訪神祠大祝。五世祖諱岑。

興以善劔擊仕笠間城主井上侯曾祖諱良整傳公  
子及公子出嗣酒井氏傳家長子以隨子孫分仕各  
襲其祿祖諱良武父諱義正去酒井氏更仕小野邑  
主一柳侯母堀越氏先生少好學磨勵志慘雖在下  
位不忘天下之憂甫弱冠承父後為右筆兼世子侍  
讀世子嗣立論事忤權貴致仕去會年穀不登物價  
騰踊先生帑累數口家無擔石儲而古耕筆共講讀  
不懈意晏如也天保甲午土浦侯延為賓師委以學  
政旋兼治郡務興文教革吏弊功效漸見然以先生  
寄寓用事俗士不喜流言沸起乃謝病去侯思其舊

勞給廩三人弘化丁未移家江戶聚徒教授弟子益  
進侯伯執贄問道諸藩執政往往有就詢國事者嘉  
永癸丑墨夷遣軍艦來乞互市有司疑懼頗為其所  
凌壓先生憤激著海防備論二卷既而水府烈公有  
旨建白時務先生著芻言六卷上之議論明快切當  
時病公嘉獎焉當是時先生名播海內大國或有厚  
祿招之者固辭不就人問其故曰吾不欲事二君公  
聞而益賢之乃給廩十人有所疑則使人就問焉世  
以為優遇以寬政己未三月十一日生以文久壬戌  
十月八日歿享年六十有四是月十三日葬於麻布

曹溪寺先塋之次。先生博覽洽聞。於書無所不窺。然不屑屑乎訓詁。特以氣節文章自許。嘗曰。士不幸不得志當時。則宜立言傳不朽。若夫一身存歿。無所輕重於世。不足取也。初寬政三博士。起於古文。壞滅之日。推尚韓柳歐蘇。以矯護園餘習。而碧海柴氏。豐山長野氏。實承其傳。先生師事豐山氏。周旋於碧海穀堂。侗庵諸賢間。益講求而加精焉。以故其文嚴於法度。而語言流暢。氣格淵雅。蓋得唐宋大家之旨。詩亦參酌歷代。兼取其長。寄託深遠。鬱有古色。尤妙於五言古風。又善筆札。晚隱居田野。聲價益重。四方之士

識與不識。聞風欽慕。爭趨其門。先生坦夷待之。論文吮筆。言笑咄咄。終日不倦。人服其雅量。然而中心有**洵**確乎不可拔之節。先是先生下獄。物議洶洶。禍在不測。先生泰然不動。曰。吾得與范滂偕遊於地下。亦一快矣。且死生有命。吾將委命以待天定之日。嗚呼。先生之言。在耳猶昨。日而今則世局一變。黨人赦歸。而嚮之用事者。削封奪秩。貶黜殆盡。豈非所謂天定者耶。然則先生遭際。一浮一沈。有足以徵世運隆替者。其跡固宜錄於太史氏。况文章傳世不朽者在焉。尚何待剛葦表章。但世之稱先生者。或訛傳失實。故剛

從遺命畧撮其行事以揭於墓上云。先生先娶池田氏。後娶三阪氏。三男一女。長曰遜。承後。次曰連。出嗣尾江川氏。竝仕幕府。次曰建。早亡。女適前園氏。所著有弘菴文集。春雨樓詩集。及雜錄若干卷。

故洋學教授箕作先生碑

大槻盤溪

紫川箕作先生。易簀之前日。自題肖影曰。學術東西究古今。歷朝治亂儘鈎深。弱冠勵志無成業。孤負六十餘歲心。遂遺戒兒孫曰。吾死唯建一小石。誌生平年月足矣。何以虛飾設墓之文為。嗚乎先生臨沒之言。足以概其立品成業矣。雖然先生之門。交遊如雲。求其儒而兼洋學者。蓋無幾也。則其子碑銘之請。余又安得而辭之。先生諱虔。儒字庠西。稱阮甫。紫川其號也。其先

出於近江佐々木氏。遠祖某居湖東箕作邑。因氏焉。五世祖泰秀。慶長中避亂隱讚岐小豆島。其二子義林、泰連。航海來山陽。依外家三木氏。墾闢新田於大谷村。迎父共居。從此世為美作人。義林生貞辨。貞辨生政辨。政辨出繼松岡氏。因養備前萬波氏子貞隆。配以其女貞隆生貞固。始以醫仕津山侯。稱丈菴。乃先生父也。先生幼喪怙。養於母氏。性穎敏。日務讀書。加以母氏嚴訓。勉勵苦刻。過絕群兒。及長游京師。就諸家研究醫書。儕輩莫能抗者。文政壬午擢為侍醫。

後從公駕。祇役江戶。當此時。榛齋宇田川翁盛唱西洋醫學。先生往聞其說。大奇之。遂幡然改轍。專志洋醫。以期大成。不數年業大進。於是移家住江戶。天保己亥。幕府命補司天臺譯員。賜銀二十錠。後加俸五口。嘉永庚戌。木藩進班使番格。先生以多病辭職。不允。安政癸丑。鄂羅斯國使節來長崎。幕府遣筒井川路二公往接之。先生奉命從行。其明年再來下田。以定條約。先生皆與其議。官賜銀賞之。安政乙卯。先生委家於義子秋坪而老焉。退居於湯島菅神廟下。辭。

司天臺譯員。官優賞。賜銀允之。是歲九月。先生以洋學通明之故。進謁溫恭大君。丙辰始建洋書調所。舉先生為教授。職給俸三十口。金二十圓。文久壬戌。遂辟先生列幕。藉班在儒者次。以洋學為幕府臣。實以先生為嚆矢。先是先生無嗣。養門人佐々木省吾為子。以女配之。省吾早沒。以友人菊池氏子秋坪繼之。及先生入幕。藉省吾遺孤貞一郎。以嫡孫承後。云。癸亥春。罹病荏苒不起。以六月十七日。終於湯島之宅。年六十五。葬白山淨土寺。配大村氏。生三女。長適安。

藝吳黄石。次配秋坪。李配省吾。先生為人端正。剛直。持身極嚴。其逢浮華輕薄之人。面折無所諱。然至老人婦女。溫然款接。人亦以此莫怨先生焉。先生雖惜寸陰於鉛槧。暇輒弄花玩月。吟咏自樂。常戒子弟曰。凡為學者。勿要速成。唯念念不離學。則所得竟多矣。中年究洋醫之書。所著有外科必讀。產科簡明。泰西名醫彙講。知生鏡原等。晚年最潛心於地誌歷史。乃有泰西春秋。泰西大事策。泰西史影。西史外傳。八絃通誌。八絃勝覽等。其奉官命譯述者。則海上砲術全。

書日本風俗備考日本記等。總計一百六十餘  
卷。翻譯之盛。近時所不聞也。余與先生交三十  
痛餘年矣。省吾之沒。既叙而銘之。及聞先生訃。痛  
惜哀泣。殆不堪。今昔之感。乃係以辭曰。  
洋學之興。百餘年前。有蘭化後杉田。吾翁新著  
階梯傳。昌永增訂。采覽編。誰譯西史。繼前賢中  
興人。推箕紫川。歷朝治亂。費貫穿。亞。歐。巴。米。細  
利堅。使人坐窺八紘天。不用更駕火輪船。俛仰  
今昔。淚潛然。歎息時。運日變遷。欲舉一杯酌。九  
泉宿草。没人骨已仙。莫將腐臭。枉棄捐。同心之

言自有緣。

五喜庵文豪

長戶士謙墓碣銘

西島秋航

長戶謙字士謙，號桂里，通稱貞太郎。加納儒員，得齋先生長子也。師支林祭酒昭甫公，弱冠繼家職。文久癸亥三月，徙家加納，居未定，旋復役於江戶，假居築地舊宅。七月一日沒，年三十，葬於三田弘運寺先塋。士謙為人古樸，議論勃窣，絕無少年飄佻之風。支繼母如夏所生，余與乃翁交善，以故士謙待余以並父。余亦視以為少友，過從無間，其別也甚悲之，其來也喜而訪之，則既病在褥，問痛苦，謀醫藥之外，不復及。叙平生而訣矣。哀哉！娶宇和島藩佐藤氏，無子，自知。



不起養門人棚倉石川氏子庚為嗣庚既終喪來乞  
墓銘乃叙而銘之曰  
嗚呼賢哉士謙其學既已足以為人師則其德之成  
可以期矣而命僅終於斯嗚呼誰不傷悲

黑川真道藏書

